

呈方形是其独特之处。这与今克木人之库洛多，景颇族之吐良和拉枯族之列都与笛类乐器的吹孔相类。

这时的竹笛在开按孔或吹孔前，多要把预备开孔的一面削去竹皮，成为平面，曾侯乙墓簋、马王堆三号汉墓笛和侯官笛皆是。为了探索当时这一做法的道理以及如何对笛子音高进行微调，我们做了三个仿制实验，现简括如下，略供参考。

实验选用塑胶管为材料，按出土实物尺寸仿制。需要说明的是，每管均为壁厚一致的“同径”管，与竹管自然生长形成的“异径”有一定出入。

实验1：仿制罗泊湾M1笛和居延侯官笛各一支，先开孔，经试奏后再把有孔一面以刀削平。

实验2：仿制马王堆三号汉墓笛（长者）一支，各孔均比原径略小，但孔径大体一致，经试奏后再调整至原径。

实验3：仿制马王堆三号汉墓笛（短者）一支，先不开背孔，经试奏检验后再按原规格开设背孔。

通过上述三项实验我们初步认识到：

——由实验1可知，开孔前削平孔面有利于按指，手感适当，比不削之弧面按指严实。吹奏时按孔处管壁可感到轻微振颤。虽然此处管壁厚度有所改变，但并不影响音高。由曾侯乙墓簋可知，这一做法至晚在战国早期即已出现，后为汉笛所沿用。罗泊湾M1笛两吹孔处也削平，以除竹节之凸棱，便于改换吹孔演奏。这种削平孔面的工艺在当今我国少数民族的笛类乐器中仍可见到，如门巴族之里令、景颇族之比笋①等即是。

——由实验2可知，用比原按孔径略小的相同孔径开孔，与调整为原径（见表二）后的音高有所不同，因知通过改变按孔大小可使音高得到相应的微调。马王堆三号汉墓笛按孔径大小各异，且非规整之椭圆形，正表明调音程度的不同。马王堆三号汉墓一长笛，最小按孔（孔6）径为0.4厘米，圆形，其余按孔径均比其为大。因知此孔当初所开可能较准，无需进一步微调，而用以开孔的工具直径当不会大于0.4厘米。

曾侯乙墓簋按孔大都为圆形，孔径多较一致，而出音孔和吹孔则为椭圆形，且径比按孔都大，因知它们还可作为调音孔。类似例子在其它西汉笛子上都有程度不同的存在。根据笛子主要通过改变按孔径调音看来，周、汉时代制笛最初开孔当略小，以便为微调按音留下应有余地。

西汉笛子孔径统计表									
笛 别	吹孔	孔①	孔②	孔③	孔④	孔⑤	孔⑥	孔⑦	孔⑧
河姆渡Ⅱ 22	0.25	0.25							
河姆渡Ⅱ 24	0.25	0.3	0.25						
河姆渡Ⅱ 13	0.2								
曾侯乙墓(74)	0.5-0.75	0.5-0.75	0.6	0.6	0.5	0.6	0.6		
曾侯乙墓(79)	0.5-0.9	0.7-0.8	0.6	0.6	0.6	0.6	0.6		
马王堆Ⅲ(长)	0.5-0.7	0.5-0.65	0.6	0.6	0.65-0.7	0.5-0.55	0.4	0.3-0.35	
马王堆Ⅲ(短)	0.4-0.6	0.6	0.5	0.3-0.5	0.4-0.6	0.3-0.4	0.2-0.3		
罗泊湾M1:81									
居延侯官笛	0.5	0.5	0.5	0.5					

——由实验3可知，马王堆三号汉墓笛背孔发音

与全闭高八度音基本相同或略高，但比全闭高八度发音灵敏。今少数民族的笛类乐器也有背孔，有些还可起到控制发音的作用。

除上述工艺外，先汉笛子有的尚加以髹漆和绘纹，如曾侯乙墓二簋即是。

二、音阶构成

出土先汉竹笛大多保存不甚完好，有的已经残损难以直接吹奏，因此其固有音高也不可确知。现仅通过试奏仿制品并参照对原笛音高的计算结果，对几支先汉竹笛的音阶结构得以约略的了解。必须说明的是，原笛为竹制品，其管径和壁厚都不是十分规则的，仿制笛在这些方面就难以和原笛相符，其绝对音高已非原物所固有。但一般来说，这些仿制品的相对音列结构大体可信。现把试奏几支仿制先汉笛的听觉印象列为表三，以见其概。

仿制先汉笛子音高统计表									
笛 别	全闭孔	开孔①	开孔②	开孔③	开孔④	开孔⑤	开孔⑥	开孔⑦	开孔⑧
曾侯乙墓(74)		HC5+25	D5+25	HC5+40	HC5+60	HC5+100	HC5+130		
曾侯乙墓(79)		HC5+25	D5+25	HC5+40	HC5+60	HC5+100	HC5+130		
马王堆Ⅲ(长)	E4	HC4	HC4	D4+	D4+	HC5+	D5(25)	E5	338
马王堆Ⅲ(短)	HC4	HC4	HC4	D4+	HC5+	HC5+	D5(25)	HC5	319.5
罗泊湾M1:81	HC4	C5	HC5	HC5	D5	HC6	HC6		23.2
居延侯官笛	HC4	C5	HC5	HC5	D5	HC6	HC6		432.5

多数仿制笛的筒音与我们对出土品按闭管基频经

验公式 $f = \frac{34100}{4L + \frac{10}{3}R}$ 所约算、的结果大体相符。但

有些笛因无法测知管内径，所以未能算出筒音的音高如曾侯乙墓二簋即是。

曾墓二簋的筒音（即孔1，亦称出音孔）经试以推测管半径进行验算，结果与今知音高出入较大，即标本79比标本74低半音，二簋并非同调。曾侯乙墓编钟编磬各有两均，一是姑洗均（C），一是新钟均（*F）。如仿制品筒音音高较为接近实际的话，那么标本79各孔发音似可视为顺次移低半音（按：演奏边棱音乐器时，气息的大小、激发角度的不同等均可导致音高的改变，故所测音分数仅可参考），它即可演奏姑洗均的五声加一变化音的宫调式乐曲；标本74则可演奏新钟均的五声加一变化音的微调式乐曲。这样，它们即可与同出编钟编磬合奏。

马王堆三号汉墓二笛筒音不同，相差两律，即一大二度。仿制品试测结果与计算音高大体相符。二笛按简单指法可奏出七声音阶，较长的一支以E为宫和以A为宫均可，较短的一支以F为宫和以B为宫均可据此，二笛不可一起合奏，当用于演奏不同调性的乐曲。至于它们与同墓所出琴、瑟、笙等的关系如何，尚待探索。

罗泊湾M1笛的筒音与计算结果也大体相符。它当可演奏以E为宫的五声羽调式乐曲，这与同墓所出部分青铜乐器（如编钟、铜鼓、铎等）以E为宫正相一致。此笛左侧（即竹节横隔之短端）一吹孔可发出

《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》读后

赵沅

由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所编辑、由新世界出版社在1987年初出版的《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》，是我国音乐界的一件大事。

我国有五十五个少数民族。考古学证明，他们都有很古老的文明史。其音乐文化史更是源远流长。例如彝族的“布里拉”、回族的“泥洼鸣”、藏族的“扎令”，均和汉族的“埙”同类，而西安半坡村等处出土的陶埙，距今已有四五千年历史。云南省楚雄出土的铜鼓，江川出土的铜葫芦笙、牟定出土的铜编钟，都是西南部少数民族的创造，属春秋战国时期的乐器。

我国少数民族乐器特色之浓，种类之多，与人民生活关系之密切，是世界上少见的。各民族唱歌跳舞时少不了它们，民间的传统节日及婚丧喜庆活动也少不了它们。因此它们为人民所喜爱、创造和发展。无疑，各少数民族乐器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。可是在我国历代史籍中却很少记载。1949年新中国诞生以后，我们对少数民族乐器的调查、收集和研究仍属薄弱环节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十年动乱中，大批民族乐器被销毁，有的已濒临失传。如不及时抢救，势必人亡器绝。《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》的编者，积数十年调查研究的成果，并用五年时间集中进行实地考察、整理和初步研究，才完成了这部著作。这是对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进行初步普查的结果。本世纪七十年代，英国帕丁通出版公司曾出版过《世界乐器》全书收录了约一千种乐器，但其中收录的中国乐器只有二十多种，而且释文谬误甚多，如把周代的钟说成锣，四胡说成二胡，把笙说成口琴。但《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》一书收录的乐器达到502种，仅此一点就可以说明这本书的价值了。

《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》分吹管乐器、拉弦乐器、弹拨乐器、击弦乐器和打击乐器五类。以215种吹管乐器而论，它们的制作材料有铜制、兽角制、虫茧制、田螺制、海螺制、鹰骨制、雁骨制、人骨制、竹制、木制、叶制、树皮制、葫芦制、苇制、草制等多种；簧片设置有无簧、单簧、双簧、多簧等；声源有咀吹

和鼻吹两种；管的数量有无管、单管、双管和多管等多种。真可谓丰富多样。

这本书不仅有丰富的图片，而且有相当详细的释文，记载了乐器族属、民族语名称、汉语意译名称。乐器类属流行地区，历史沿革、形制、音色、音列、定弦、音域、演奏方法、使用场合、代表性曲目、著名艺人等。有的还附有简短谱例。全书有20余万字，700余幅照片，谱例200余条，可以说这是一本有关中国少数民族乐器的很好的工具书，为研究少数民族音乐添补了一个空白。

这本书是根据传统的乐器分类法来编排释文次序的。比如吹管乐器的笛子一类，从壮族的“奴”、景颇族的“比固”，一直讲到各种簧片笛，到藏族的“鹰笛”、“雁骨笛”等。这种编排方法的好处是可以把同类的乐器进行比较和归纳，缺点是不便于检索。其次是把一个民族的乐器分列在不同的部类，很难给读者以整体的观念（本书所附的索引，部份地弥补了这个缺点）。

音乐文化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文化现象，它和经济、民族、民俗、宗教、礼仪等现象都有着密切的联系。因此，现代的音乐民族学极力主张把音乐文化现象放在与它伴生、共生的诸文化现象中进行系统的考察。因此，我认为这本书美中不足的是按照乐器分类法来叙述。而不是按照民族来综合叙述。这样一来，比如音乐和民俗学的关系。虽然在释文中也屡有涉及。但显得不够充分。这可能是求全责备的意见，提出来请编者们考虑吧。

最根本的是，这样的书在我国还是一个创举。对于编者们这种创造性的劳动，还是应该充分肯定的。

官音之高八度，可见它并非随意开设，而是为了实际演奏的需要，我们认为，它应是文献记载的“两头笛⑩”

居延侯官笛可奏出*G官的四声音列，G₅略偏高，疑当为*G₅。如是，则可演奏以宫一角一徵一宫反构成的具有一定号召力的音调。此笛所出地点为一屯戍据点，因此这样的音阶构成恐非偶然，其作为军乐器的可能性也不宜排除。

总之，对出土笛子的仿制和试奏耳测只是一种权宜做法，仿制品与出土品在尺寸上差之毫厘，音高即

受一定影响。所以对于这种仿制和试奏听觉印象，约略可供参考，仅此而已。

